

张笑天文集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31

张笑天文集

长篇小说 天之涯海之角
(上)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2008年12月，雅加达芝里翁河上的十八世纪吊桥。

第一章

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叶的一个初秋傍晚。

暮霭沉沉的古道上，马嘶鞭响，车声隆隆，玫瑰色残照下，冷兵器闪亮，几十辆满载昌邑丝绸的镖车沿土路飞驰而来，这是昌邑通往京城的大道。昏黄光线下，可清晰辨出每辆镖车前都插着杏黄色三角镖旗，写着“永泰镖局”字样。为首押镖的宋天雄伟岸壮硕，一身腱子肉，标准山东大汉。他头戴麦黄草帽，头顶露出一颗红缨，佩一把长剑，骑一匹黑鬃马，威风凛凛地走在镖车前面。众镖师则护卫车队两厢。

用当地人的话来说，永泰镖局可是天字第一号镖局。不但在胶东、潍坊一带无人不晓，就是在北京前门商号里也是赫赫有名。就凭他家祖上给西太后护过驾，也够风光的了。迄今宋家府第三间大门上悬挂的前清慈禧太后御赐匾额，足够风光，可见永泰镖局的根底有多深了，没人敢小瞧。

永泰镖局是宋家几代人的骄傲。从昌邑护送丝绸进京，卖了

货再押运白银返回，历经百年，这条跑京城的官道上，畅行无阻，虽也遭过劫难，但一般的小股贼盗不敢打他们主意，大缙子胜算的机会也不多。人称永泰是铜帮铁底的保险镖局，难怪胶东、莱州一带巨商富贾都宁可出大价钱雇用永泰镖局。

已听到潍河水响，前面就快到潍河大桥了。

突然一声炮响，马被惊得竖起耳朵嘶鸣。宋天雄急忙左右顾盼，忽见路旁枣林中、高粱地里飞出很多火把，全丢在路上，黑烟烈火惊着了镖车马匹，头车的辕马、稍子马首先惊毛了，疯狂向林中、庄稼地里狂奔，一时车队秩序大乱。宋天雄叫了声“不好，有劫镖的”，随手抽出剑来。

随着一阵鬼哭狼嚎般的叫喊声，从林中、庄稼地里蹿出上百名匪徒，堵住镖车去路，开枪射击。

宋天雄原以为不过是剪径毛贼，没太当回事，一见对方有后膛枪，知道撞上大缙子了，就对身边一个壮小伙喊了声“亮家伙”，小伙子叫麦穗，是个浓眉大眼的青年，方脸庞、阔嘴巴，他娘说他是“嘴大吃八方”的主儿。他刚满二十岁，一看就是精明强干的人。他向后一挥手，重复了一遍“亮家伙”，镖局师傅们先后扔下手中的腰刀、短剑，从车辕木里抽出快枪，开始与劫镖匪徒对射。但因平时很少用枪，快枪是缠在马车辕木上的，解开费些力气，这使镖师们失去了最佳战机，一交手就处在劣势。

宋天雄手使双枪一阵点射，一连撂倒几个匪徒，可缙子人多势众，火力也猛，宋天雄怕镖车受损，不得不指挥着镖车且战且退，掉转马头耗费时间，惊车东一个西一个，不易收拢。高粱地里马匹嘶鸣，铁轱辘车陷进泥中干打转不走道，镖师用大鞭子猛抽马屁股也没用。

在镖车队伍好歹退过石桥时，宋天雄断没想到劫匪还有更凶狠一招，匪徒点燃导火索，藏在桥墩下的炸药包爆炸，随着一声巨响，石桥断为两截，几辆镖车落入汹涌潍河，大部分车辆被挡

在河对岸。这时，又一股埋伏在河岸下的匪徒蹿出来，凭借有利地形，一边向镖师们迎面开火，一边劫掠镖车。

好几个镖师中弹倒下，宋天雄跳到断桥栏杆上，左右开弓射击，虽然又接连打倒几个，但因匪徒人多势众，他被一阵泼雨般的枪弹击中，跌落河中。

麦穗大叫一声“师傅”，纵身跃入河中，另一个小镖师柳明德也随后跳下去帮他救人。

劫匪趁势一拥而上，纷纷跳上马车，那一车车全是上好的昌邑、柳瞳丝绸啊！由于镖头受了重伤，大家无心恋战，保住师傅性命要紧，柳明德一伙人要上去追击，麦穗不准，怕再落入陷阱。大家眼睁睁看着劫匪们赶着牲口，把装满丝绸的车子赶进了青纱帐中，呼啸而去。麦穗长叹一声，百年老镖局，头一次马失前蹄，栽得这么惨啊！

镖头宋天雄被麦穗和柳明德从河里捞上来，胸前湿漉漉的，分不清是鲜血还是水，黏糊糊的，麦穗忙着扯开他的衣衫，肚子穿了一个大洞，正往外冒血，用手掌堵都堵不住。幸亏麦穗跟宋家老镖师学过几天医道，懂点药理，他每次押镖，都不忘随身带着药包，平时谁发烧受了风寒，或是长个疮啊疖子的，都是他这个“野郎中”开诊下药，虽没有药到病除那么神，却也比干挺着强。可那毕竟是疥癣之疾，这回可真的派上了大用场。他把专治红伤的金枪散从小药葫芦里倒出半把，敷在宋天雄伤口上，正愁没绷带，正好柳明德发现有一匹掉在地上的绸子，拿给宋天雄包扎伤口。

宋天雄已处在休克之中，时而清醒，他是“倒驴不倒架”，竟说，自己死了事小，丢不起这个人哪，几辈人用诚信擦得亮闪闪的永泰镖局的金字招牌叫自己给抹了黑，愧对祖宗啊。大家都劝他，别太自责，天下的路哪能都是平坦的阳关道，谁都保不准有走麦城的时候。

宋天雄勉强支撑着吩咐麦穗，叫他别管自己，快回去报信，特别嘱咐，捎话给身为永泰镖局老掌柜的父亲，就是砸锅卖铁，也得包赔东家的损失。

麦穗心里生出几分敬意，命都三悬了，还惦记着镖局的信誉，师傅真是做人的榜样。

因宋天雄一再催促，麦穗只得先行。麦穗嘱咐大家尽快扎成担架，把师傅抬回去，担架不像马车那么颠，况且劫余的、散了架的马车不修也没法上路了。

麦穗决定自己先回去报信。他从一架倾翻在桥下，跌得七零八碎的破车上解下一匹仰在车辕中的辕马，还好，没伤。麦穗翻身跨上，向来路疾驰而去。

二

天已大亮，昌邑县从宁静中苏醒过来，又开始了喧闹的一天。

昌邑是潍河边上的一座古城，滔滔潍河绕城而过，从昌邑北边入海。

作为一个小县城，昌邑的繁华是畸形的、不可思议的。井字形街道开阔，店铺林立，人烟稠密、市井繁喧，市声震耳，钱庄、金银首饰店、饭馆、当铺、估衣店、中药铺、车马行……应有尽有，最多的是织绸厂、绸缎庄，一家挨一家，形成了奇观，走在街上侧耳谛听，你隐约能听到千家万户织机的轰鸣声。这景象在山东是独一无二的，蚕丝、丝绸向来是南方特产，谁也不会想到，在潍河以北，竟有像昌邑、柳疃这样不比苏杭逊色的丝绸之府。

仿佛为了证明这里是地道的丝绸之乡，十字街中心矗立着一

座碑亭，绿琉璃瓦、朱漆柱的亭子里有一幢汉白玉石碑，正面写着“昌邑柳疃丝绸冠天下”九个大字，据说是郑板桥的字，看那怪异遒劲的笔锋，还真有几分像，尽管郑板桥没在昌邑做过官，但是在邻县当过县令，那么顺便给丝绸之乡题个匾、扬扬名，也并非没有可能。如果说郑板桥题字真伪待考，那么王元缜在碑后面的题解，那可是千真万确的了。那题词是：今之茧绸，以莱为盛，莱之昌邑、柳疃为丝业荟萃之区，机户如林，商贾骈埒，蚕绸之名，溢于四远，至于新疆、回疆、前后藏、内外蒙古及南洋，裨贩络绎，镖车十数里衔尾相接……

王元缜描绘的盛景并非今日，但并没因时代变迁而改变。

天一亮，织户们就出动了，男男女女多用肩扛驴驮的方式，把他们手工织成的绸布送到收购的店中。满大街最抢眼的是绸子，店里摆的也是绸子、往外运的也是绸子。

十字街门面最大、最讲究的老店，当数恒信号，它是百年老字号，也是丝绸首户，不但在山东本地有丝厂、织机、收购批发网络，在济南、青岛、北京、上海都有分号，还把绸缎远销到菲律宾、印度尼西亚南洋各国。有一个无聊的文人曾在报纸上替恒信号吹嘘，称他家的绸子可以把地球包上几层。

恒信号占据了地利，十字街口这幢带门脸儿的青砖门市房，坐北朝南，东西南北长街短巷尽在视线内。这是一楼一底的西式楼房，十分气派，有点巴洛克风格的影子，是中西合璧的城堡式格局，大门三开，包铁皮嵌铜钉，门旁有石鼓、石狮，楼面的浮雕都是青石，就地取材。雕的并非西洋诸神，而是戴冠冕、着蟒袍的古代官员。

这座洋楼在清一色的青砖黑瓦建筑群中，如同羊群里跳出个骆驼一般显眼。二楼露台前方悬一块蓝地金匾，是“恒信号”三个魏碑大字，这匾衬在洋楼上，有点不伦不类。这栋房子前有罗马式廊柱，廊柱上雕刻着一副木质对联，字是颜体，一看内容，

虽也不离商贾经，却蕴涵着文化品位，一看便知是儒商：

湖海来客谈贸易，缙绅人至讲经纶。

恒信号刚下栅板开业，血染镖衣的麦穗一路纵马飞驰而来，在恒信号阶前滚鞍落马，把来柜上做生意买卖丝绸的客人都惊得四散。

高而单细、瘦骆驼似的店面经理路亚民从柜台里出来，一下子认出他：“你、你不是押镖的麦穗吗？出了什么事？”

麦穗大喘一阵粗气，才说：“不好了，刚走到淮河大桥，被土匪劫了镖，我得马上见杨大先生。”

劫了镖？这可非同小可，路亚民又惊又怕，又感为难：这、这可怎么办？今几个可太不是时候了，压又不敢压，报又不敢报……

麦穗带血的手往柜台上砰地一拍，柜台上立刻留下一个血手印，他扯开嗓子大吼，几千匹丝绸被劫了，我们永泰镖局大镖师生死不保，你长几个脑袋敢不报？

路亚民长叹一声，让他到杨府门前去看看就明白了。原来恒信号掌柜的杨润德的老娘过八十整寿，大摆宴席，今天是正日子，偏赶上这晦气的事，他能不为难吗？

麦穗哼了一声，冲出门跨上马就走，路亚民追出来想喊住他，麦穗早已驰远。

杨府果然在举办庆典，鼓乐喧天，张灯结彩，一派喜庆气氛。门上的对联就比店面更文雅了：日丽远山含淑气，晴烘芳树霭春晖。有点书香门第的气氛。

进门转过照壁，可见南北两幢楼巍峨高耸，东西向一幢有十五间，南北向的一幢也是十五间，有长廊、抱厦、梁枋共三层，长椽、彩绘、琉璃瓦，又是典型的北方四合院传统式样，极为壮观。

此时的杨府充满喜庆氛围，大门两侧披红挂彩，到处是寿

字。此时中门大开，吹鼓手拼命吹打，来上礼祝寿的官、商、绅各界头面人物络绎不绝，门口鞭炮纸堆积了厚厚一层。司仪站在门前不断地拖长声唱喏：昌邑县长冯大人到！天祥号吴掌柜大驾光临！西泰和老掌柜、少掌柜前来祝寿……

正在门前接待宾客的杨润德五十多岁年纪，长袍马褂瓜皮帽，油光光的胖脸，一对弯月形小眼睛，是那种不笑也像笑的笑面人。他今天更是笑容满面。

他刚把带着礼担的冯县长送入中院，只见麦穗飞驰而来，在大门外台阶下落马，急匆匆大叫：老爷，不好了！

杨润德一怔，皱了皱眉头，一看来人打扮，马上认出镖师的身份，心头一紧，又见他胳膊在流血，觉得大事不好，但却不动声色地向麦穗摆摆手，让他噤声，把他领到大门左侧看门耳房中。

杨润德是个遇事不慌的人，他耐心听完麦穗的禀报，没等说什么，他的长子杨崇礼闻讯赶到，他是和路亚民一起进来的。

杨崇礼说：这不是和咱过不去吗？几千匹绸子事小，偏偏赶上老寿星的好日子。

是呀，这不是搅局吗？路亚民主张赶快报官，这伙歹徒也太无法无天了！

见他二人沉不住气，杨润德不动声色地说：小事一桩。他不准声张，一切照常，叮嘱他们尤其不准在老太太面前走漏半点风声。他加重语气警告三个人，那我饶不了你们，去吧。

可麦穗却觉得瞒怕是不行吧，永泰镖局死伤不少老少爷们呢。人多嘴杂，纸里能包住火吗？

杨润德当然也不是要长久瞒下去，混过喜日子再说。他目视路亚民，语调仍很平静，镖局那边，要他去处理，不要图省钱，伤者好好疗伤，死者办后事，多给抚恤金，别亏了镖局兄弟。

路亚民答应着。

杨崇礼并不认同父亲的一味宽厚，按契约，镖局丢了镖车钱货，他们是要全数赔付的，伤亡自负啊。

话是这么说，可杨润德一向标榜杨家以敦厚待人，宁人负我，无我负人，不准儿子计较，叫他们赶快去安抚、善后。

杨崇礼和路亚民只得答应一声走了。

门外又是一阵欢快的唢呐声响起，有门上司仪拉长声报：省里商务专员王大老爷前来拜寿！

杨润德一听，不敢怠慢，急忙弹衣振冠，快步出迎。

三

培真学校坐落在城西，学校青堂瓦舍，绿树环合，操场很宽敞，篮球场、网球场和单杠、双杠等设施一应俱全。这所学校过去是公办，屋舍早已破烂不堪，还是前清的府字。三年前，杨润德投资亦接管了这所九年制的学校，改名为培真学校。

教员室里，一个二十二三岁的青年教师正站在条案前写毛笔字，他高高的个子，方脸隆鼻，有一双睿智的眼睛，看上去很潇洒，一表人才，他叫麦秋，本地人，虽出身寒门，却是燕京大学肄业，是培真学校聘用的教员。他的作品已接近完成，是一百个各种写法的寿字，有篆书，有钟鼎文，也有甲骨文，凑在一起，显得很搭配，不像书法，倒像工艺品。他写好最后一个大草寿字，放下笔，自我欣赏地端详着。

身后传来咯咯的笑声，他显然知道来者是谁，根本没回头，说：令祖母大人八十大寿，校长不是给你三天假吗？又跑来干什么？

来人叫杨崇孝，是麦秋的高中同学，又一起任教培真。她是标准的淑女形象，杨柳细腰，瓜子脸，柳眉凤目，眉间还有颗胭

脂痣。她接话说：“我来看看你麦先生啊，我奶奶八十寿诞，我的同事不到场，我脸上无光啊！”

麦秋一指刚刚用上印的字画说：“我正在赶制贺礼呀，总不能两手攥空拳登门呀！”

杨崇孝抿嘴一乐，就送一幅字呀？

礼轻心意重。麦秋看了她一眼，没听说吗？秀才人情纸半张嘛！

没等杨崇孝答言，门开了，走进大块头的校长华振铎来，他的嗓门很大，却是沙声，他让杨崇孝别小看麦秋的一幅字，说他的狂草有张旭、怀素之风，一字抵千金呢。

杨崇孝笑了，那麦先生可要发大财了。

麦秋幽默地说：“我就担心，在我的字能卖上大价钱之前，我会不会已经饿死了。”

华振铎认为，这种可能不是没有。王羲之也好，张旭、怀素也好，他们活着的时候，没花到一个铜板卖字的钱，倒是便宜了后世不知多少人。

杨崇孝仔细看着字画说：“这个是寿，这个也像，这个可叫不准了，都是什么呀？天书一样！”

华振铎告诉她，变来变去，全是一个寿字，一百种不同写法，这叫百寿图。

本是八十寿辰，麦秋献一幅百寿图，寓意明显，百岁可期呀！

吉利！杨崇孝拍掌道，这可是无价之宝，我奶奶肯定高兴。

麦秋说，杨家富可敌国，我把全部家当卖了，也买不成一件让老寿星看上眼的礼物，不得已而求其次。

杨崇孝撇撇嘴：“听你这口气，我家好像是巧取豪夺发的家。”

麦秋说：“你家做了那么多善事，怎么会与巧取豪夺连在一

起呢？只不过上帝喜欢制造‘马太效应’，凡有的，上帝还要加给他，让他多余，没有的，连他仅有的也要夺过去，这叫损不足以奉有余。”

华振铎哈哈大笑，麦秋这话虽太挖苦，却道出了人间真谛。

杨崇孝不悦了，她反唇相讥道：“我才知道什么叫穷酸，原来穷必酸，穷和酸是连在一起的！”

这回轮到麦秋哈哈大笑了。

杨崇孝已经走了，麦秋和校长华振铎商量，字好歹吹干，现去装裱来不及了，华校长想了个主意，熨烫平整后，可临时用镜框镶起来。

华振铎便找来一个硕大的镜框。

华振铎的女儿华而实进来，她也是二十岁左右，知识女性装束，皮肤白皙，大方而端庄，也是培真学校老师，她看了一眼百寿图，赞扬麦老师这礼品好，既高雅又省钱。

麦秋对华振铎道：“华校长你听，你女儿这么一说，我真应了杨崇孝那句话了：穷酸，只好拿字顶钱用。”

华而实却说不丢人，以字顶钱那也是本事呀！她问爹送什么？总不会也写几个字当贺礼吧？

华振铎开了句玩笑，大家若都写字，那杨家可亏大了。他自谦说自己的字上不得台面，不值钱，少不得割肉、出血。

割肉出血当然就是实打实地上银元了，麦秋和华而实都乐个不停。

麦秋道：“校长是杨府的亲家，礼小了是说不过去的。”

原来华而实与杨府的大公子定了亲，只是尚未合卺。

华振铎也正为礼数犯愁呢，礼轻了拿不出手，重了又拿不出……他也是两袖清风的读书人哪。

麦秋又开起了玩笑，其实，校长把这么好一个女儿送给杨家，这是价值连城的厚礼，什么都无须送了！

华而实撅起嘴来抗议，我成礼物了？
几个人都笑了。

四

潍河边大路上，劫余的一辆镖车拉着伤者、死者丢盔弃甲地往回走。宋天雄是抬在担架上的。

宋天雄又从昏迷中醒来，手指着插在车辕上的黄色镖旗，示意拿下去，手下人会意，连忙拔去，宋天雄叹息一声，敢在狂风大浪中弄潮，到头来却在小河沟翻了船，丢人啊！他觉得没脸见人。

担架颠簸地行进在坎坷的路上，宋天雄忽然举手示意，叫手下人停步。

他因流血过多，脸色苍白，他让柳明德把他扶坐起来，叫手下人围过来，示意要喝水。柳明德把水壶递给他，他喝了几口水，对众人说，他把永泰镖局牌子给砸了！是宋门的不肖子孙。

镖师们都安慰他，谁没有马失前蹄的时候！

宋天雄感到这次劫匪虽是劫财，却明显是冲永泰镖局来的，劫货在其次。他父亲早有预言，永泰镖局的风头出大了，风光几代，人家眼红，没了生意。前清那阵子，劫镖是为了劫银子，可这次却是劫绸子！绸子哪有银子实惠？

柳明德说，绸缎也是钱啊！

宋天雄摇头，他所以断定是冲永泰镖局来的，是有迹象的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这几年，他家没少接到过黑信，甚至有人把狗屎糊在他家的御匾上，把灵头幡挂在他家门楼上，劫镖是想让宋家名声扫地！宋天雄心灰到了极点，从曾祖父开始押镖，什么磨难都经历过，像这么惨的，头一次，今后谁还敢请永泰镖

局？自己还有何脸面立足于世？

说到这里，他满脸是泪，大家也有些垂头丧气，趁众人不注意，宋天雄从身底下抽出短枪来，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就扣动了扳机，众人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一声闷响，宋天雄已歪倒在担架上，手枪落地。

众人惊得大叫，掌柜的！这是何苦！好死不如赖活着呀！

五

杨府中院一楼大厅一片烜红。

台阶、堂屋红毡铺地，宫灯、挂彩全是红的。巨大的寿屏、仙桃下的贵妃榻上端坐着富态的杨太夫人，她精神矍铄，穿着华贵衣服，头上插金戴玉，正在接受一拨一拨的来客、亲友的祝寿。

杨崇孝侍立在太夫人身旁，随时代祖母还礼。

如果居高俯瞰杨府，你会震惊，此时四进院子里，全搭起了席棚，摆了上百桌宴席，来贺寿的人纷纷就座，觥筹交错，笑语喧哗。

大厅正中新搭了个高台，用红金丝绒装饰起来，高台上有一个珐琅盘，里面盛着一个盾形银质奖杯，熠熠生辉，上面刻着洋文。宾客们都围过来欣赏，啧啧称赞。

麦秋也在场，他和华振铎、华而实没有靠前，远远的在人墙外面。

商务专员扬着早已谢顶的脑袋，一边看奖杯，一边问杨润德，这就是美国胡佛总统颁给恒信号的奖杯吗？

杨润德很谦恭，说也可以看做是颁发给柳瞳、昌邑的，是昌邑的丝绸长了脸，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争了光。

商务专员又问，芝加哥万国博览会是个什么玩意？在场的贺客都伸着脖子听，连商务专员都没听说过万国博览会，何况他们？

杨润德便耐心解释，万国博览会每两年举行一次，说得通俗一点，就是国际上赶大集，几十个国家带上自己的特产漂洋过海去赶集。这一次芝加哥博览会特别，叫做百年进步纪念博览会，是胡佛总统亲自发出邀请，点名让杨润德带上昌邑绸参展的。

县长插言，这胡什么佛总统耳朵够长的，他离咱十万八千里，怎么听说了昌邑出柳疃绸了？

这也是无巧不成书，原来美国一个官员，到荷属东印度公司办事，在爪哇的雅加达，从杨润德恒信号绸缎庄买了两匹昌邑绸，送给了总统当礼物，没想到胡佛看好了，觉得它色泽光亮，不起皱、不缩水，他就记住昌邑了。

商务专员咧嘴笑，这是活该昌邑露脸啊。

杨润德说，也是全山东的荣耀。他这次漂洋过海去美国，不能白去呀！便把一五单丝绸、双丝柳成绸、水丝茧绸、双丝大宽绸、豆纹花绸，宽幅窄幅的全带上了，好多各国商人当场订货，美国也有意向做一笔大生意，最近就得发一批到北平，洋商会到北平验货、提货。

商务专员一拍手，称杨家今儿个是双喜临门，老太夫人千秋，胡总统又这么给面子，可喜可贺，他主动喊侍者满酒，要与诸位干杯。

大家都站起来，侍者端盘子过来，每人递过一杯酒，在一片“干杯”声中，都一饮而尽。

当众人归座时，杨崇孝走过来，悄悄碰了敬陪末座的麦秋胳膊一下，扭头往外走，麦秋会意，便离席跟了出去。

正在主宾桌给商务专员斟酒的杨润德满脸堆笑，口称“感谢各位赏光，商务专员大人还专程从济南赶来，令我杨门蓬荜生辉

呀！我代家母敬大人一杯！”

商务专员腆着将军肚站起身，称自己是来沾光借寿的，再忙也得来，各位说是不是呀？

主桌上的官员纷纷起立附和。

杨润德眼睛余光一闪，看见杨崇礼在阶下焦灼地来回走动，却又不敢上来打扰。

杨润德知他有急事，他照旧周到应酬，给贵宾都敬过酒，才对商务专员说：“请商务专员大人自便，喝好，在下先去给各位敬杯酒。”

商务专员挥挥手，叫他只管去忙他的，会敞开肚皮喝就是了！

于是杨润德走到廊下，向儿子递个眼色，自己在前面走，杨崇礼在后面紧跟。